

文学故事丛书

W EIDUOLİYASHIDAI
DEJINGSONGGUSHI



维多利亚时代的 惊悚故事



文学故事丛书

维多利亚时代的 惊悚故事



[英] 迈克·斯托克斯 改写
[英] 阿德里安·切斯特曼 / 李·斯坦纳德 插图
刘宏 译

 明天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维多利亚时代的惊悚故事/[英]斯托克斯改写;
刘宏译. — 济南: 明天出版社, 2005. 2

(文学故事丛书)

ISBN 7-5332-4739-6

I. 维... II. ①斯...②刘... III. 故事-作品集-英国-现代 IV. 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002693 号

责任编辑: 张玲

装帧设计: 武岩群

文学故事丛书

维多利亚时代的惊悚故事

[英] 迈克·斯托克斯 改写

[英] 阿德里安·切斯特曼/李·斯坦纳德 插图

刘宏译

*

明天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)

<http://www.sdpress.com.cn>

<http://www.tomorrowpub.com>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 4.875 印张 59 千字

2005 年 2 月第 1 版 200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332-4739-6

I·1022 定价: 8.30 元

山东省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 图字 15-2004-039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Copyright © 2002, 1995 Usborne Publishing Ltd

Chinese language publishing rights arranged with Usborne Publishing Ltd through Barlon

Chinese Media Agency

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© 2005 Tomorrow Publishing House



序 言

——关于维多利亚时代的惊悚故事

本书中的故事有一个很重要的共同点：都是为了吓唬读者。如今人们想感受恐惧时，可以去看场恐怖电影。但本书中的大部分故事写于维多利亚女王统治时期的19世纪后半叶，当时还没有我们今天的影院。那时候的人正如我们现在一样，喜欢恐惧带来的快感。公众对死亡和其他可怕的主题倍感兴趣，因此报纸、杂



志经常刊登惊悚故事——欧洲、美洲均是如此。印刷技术的巨大改进意味着人们有更多的小说可读，而教育水平的提高则意味着小说拥有更多的读者。反过来，这也意味着有更多的作者——虽然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，我们不清楚有些作者到底是谁。

我们知道本书其中几篇故事的作者。有两个是美国人：《怪兽谜踪》的作者菲茨詹姆斯·奥布赖恩和《复仇》的作者W·C·莫罗。《猫》则出自于英国作家塞缪尔·萨维奇之手。作品所表现的像是一种主题的不同版本——狼人、鬼魂缠身，还有可怕的谋杀——这些几世纪以来在神话传说中反复出现。而《断手》则基于两篇相似的故事，作者分别是法国人居伊·德·莫泊桑和英国人玛丽·乔姆利。其余几篇的出处很难查到。我们从《断头》的故事背景和人物名字知道这是一篇法国小说，但作者无从查起。《一颗银子弹》发生在伦敦的金融中心，其中提到了几条街和小巷的名字，表明作者对这个城市非常熟悉。



然而，无论出于何处，所有的故事都很吓人。许多维多利亚时期的小说探究了超自然的一些方面。但这些惊悚故事走得更远。它们描写了——往往非常细致地——一些毫不掩饰的血淋淋的可怕场面。鲜血如小溪，源源不断地流下。即使是其中两篇像是从心理角度写的惊悚故事的结局也非常悲惨。吓人故事令读者不安，而这种故事令读者更深地感受到真切的恐惧。

当时人们为什么想要读这些故事呢？可能有很多原因。19世纪科技的发展使很多人认为知识和工业会最终解决所有的问题，但他们依然在市中心，自己的家门口，或从报纸、摄影师对国外的报道中目睹了病痛、贫穷和战争。对大多数人来说，无论他们是贫是富，疾病和死亡从未远离过。渐渐地，科学家发现了方法来治疗一些致命的疾病，例如霍乱、伤寒、肺结核，但每年仍有大量的人命丧于此。在某种程度上，人们寄希望于恐怖的故事帮他们接受现实生活。如果故事比人们在这个世上看到的任



何东西都要可怖，那么虽然世界仍旧可怕，看起来也就没那么虎视眈眈了。

这些惊悚故事对科学家和有知识人们的能力提出质疑。在《怪兽谜踪》里，那个科学家第一个被害。在《断手》中，正是对教堂壁画的求知欲放出了邪恶的力量。而由于《一颗银子弹》的主人公从图书馆中获得的知识，他最后不得不做出可怕的牺牲。血淋淋场面的不断出现使科学发现(大约在这个时期科学家们开始明白血液的用途及其工作原理)成了恐怖的象征。在这些故事中，无论人们知道多么多，仍被迫面对一个未知的世界。这是维多利亚人，也是我们如今对此入迷的原因。



目 录

序言	
——关于维多利亚时代的惊悚故事	1
断手	1
猫	30
怪兽谜踪	53
复仇	75
一颗银子弹	97
断头	123
后记	143
——更多维多利亚时代的惊悚故事	



断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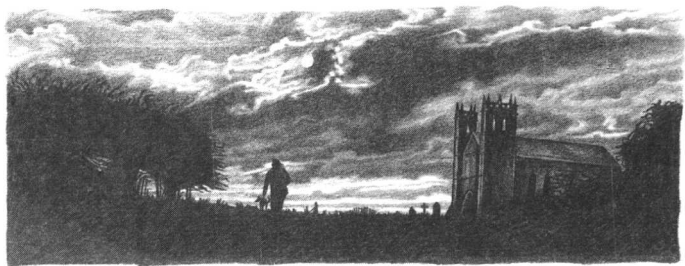
居伊·德·莫泊桑、玛丽·乔姆利 原著



人们认为我很古怪，这是因为我总是戴着老式的高领。我知道人们背后嘲笑我，而当着面呢，又对我即使在大夏天也穿件高领衣服显出吃惊的样子。总而言之，人们总是在想为什么这家伙如此穿着。

但我从未告诉他们原因，我不敢，如果人们知道了领子后遮掩了什么，他们会惊恐万分。如果我把领子摘下，他们也许会惊声尖叫。

我是个建筑师兼艺术评论家。10年前，别人请我做报告，报告的主题颇合我心意——英国壁画。所谓壁画指在墙上作画，通常以宗教为主题，这种壁画散布在英国各地。当我为了准备演讲，阅读一本叫《北部郡的英国壁画》的书时，看到了页末的一处潦草手写注释：“约克郡的韦特韦斯特在其教堂的地下室，拥有早期英国壁画的完美范本。”我顿生好奇之心，马上决定去韦特韦斯特瞧瞧那些“完美”的壁画。





如我所料，旅途令人疲惫不堪，下了火车，换乘邮车，最后还得跋涉 8 千米，穿过一片荒芜的沼泽地，才能到达偏远的韦特韦斯特。到达时我已筋疲力尽，不过布林倒颇热衷于步行。布林是我的狗，长得像只狼，牙齿更如狼牙一样尖利，但事实上它像猫一样温和。

韦特韦斯特是我所见过的最荒凉的地方。几座灰蒙蒙的房屋散布在惟一的土路两旁，路的一头是一栋邋遢的小客栈，而另一头则是阴沉沉的教堂。我有气无力地走进客栈，要了一个房间。我相信自己是这个村子多年来路过的惟一的陌生人，因为这个不起眼的请求竟然引起了周围人的惊讶。

早晨吃面包和乳酪时，客栈老板的一家还有五六个村民盯着我，好像我是从远方来的怪兽，尤其是一个脸脏兮兮的光着脚的小女孩，对着我目瞪口呆。吃罢早饭去找当地的牧师时，我可放松了不少。

牧师住在教堂后面专用的寓所里。和这村子其他的建筑一样，这寓所是由死气沉沉的石头堆砌而成。一个老迈的仆人引我进了一间有成排图书的小



书房。书房里他那同样老迈的主人正在扶手椅上打盹。

当仆人告知我的到来时，牧师醒了。“老天！”他惊叫道。

“请原谅我打扰了您。”

我做了自我介绍。一阵寒暄之后，我表明想去教堂地下室看看壁画。

“地下室？”他不相信似的重复着，“已经锁起来近五十年了。”

“你能给我钥匙吗？”

他摇摇头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他重重地倒在椅子上，几乎被吓住了。

“恐怕不能告诉你原因，即使我告诉你，你也不会相信。”

我素以想什么就要得到什么而知名。我朝凌乱不堪的书房瞥了一下，想找个法子说服这个老人。我注意到关于鸟类的书不少。

“你们这儿有不少游隼吧？”我问道。



“当然！是些了不起的鸟，你姓……哦……”

“布雷克。”

“你对鸟类学感兴趣吗，布雷克先生？”

“狂热地爱好。”我撒了谎。

他的眼睛发亮了。

“那么请坐，别拘束，也许你想来杯茶？”

我们谈论了鸟儿，或者说幸运的是，他谈论了鸟儿：鹁、燕雀、鸚鵡、刺嘴莺、鹭、鹡鸰等等。他谈了约莫半个小时，欣赏地拍着我的背，像是对一个老朋友那样。于是我再一次提到了教堂的地下室。

“啊，”他忧郁地长长地叹了口气，“你不知道，布雷克先生，村民们对地下室都很恐惧。很久以前发生了件事，他们要是知道地下室再次被打开，可能会被吓死，这儿的人都很迷信。”

“除了我们，谁还会知道？”我说。

“这个……哎，我也不肯定。”

“但教会一直反对盲目的恐惧，不是吗？”我装

作不解地问。

“是这样……当然我本人也不信这种空穴来风……”

“像您这等聪明的人当然不会。”我低声地说，希望我的奉承能起作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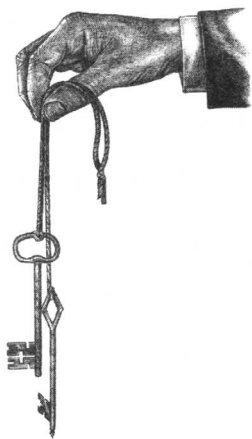
“唉，确实如此。”他说得含糊糊的。

他站起来打开房间角落的一个橡木橱，从里面费力地取出两把钥匙。他停了一下，颇具诱惑地拿手指吊着，转向我庄重地说：

“你只有答应我一个请求，我才会把钥匙给你。”

“没问题。”

“教堂的北墙外有一段台阶，走到底就是地下室了。地下室有两扇门，用这把钥匙打开外面那扇门，你就进入了一段狭窄的通道，你一进入通道，就得马上把身后的门锁





死。”

“好的。”

“用这把大点的钥匙开里面的门，就到地下室了。你进入地下室必须动作迅速，马上把身后的门关上并锁死，明白吗？”

“当然。”

“离开地下室时，要遵循相反的步骤。好啦，你能保证按我说的做吗？”

“我保证。”

“很好。请原谅，这些话对你来说好像是一个老人的胡言乱语，但如果你了解了我所知道的地下室的事情……”

“您知道什么？”

但是这位年迈的教会牧师拒绝透露。

我在教堂北墙边搜索时，差点跌落台阶。浓密的杂草把入口遮得严严实实。我瞥了瞥周围，确定没人盯着我，就把草拨开，小心翼翼地沿着潮湿的布满苔藓的台阶走下去。



“布林，过来！”

狗极不情愿地跟着我下去。我点上蜡烛，用空着的那只手把小点的钥匙插入外门的锁孔。费了点劲我才把锁打开。我握紧了把手向外拉门，逐渐加了劲，那扇古老的门才开始转动。门马上要开了。

既然我已向牧师保证，此时别无选择，只有遵守他谨小慎微的指示。我尽可能快地把门拉开，把布林撵到小通道，自己再迈进去，就砰地把门关上了。里面黏糊糊的，还散发着股臭味，可真够人受的。我锁上外面那扇门时，布林可怜巴巴地哀鸣。我飞快地转向里边的门，把钥匙插进去，很快我们就到了地下室。

我又点了一些蜡烛，室内全被照亮了。我们处在一个全由坚固的石块砌成的低矮的房间，拱廊做得甚是粗糙，房顶由几根也不甚精致的柱子支撑着。一面墙令人触目惊心：数百根骨头和几十个颅骨排在石架上，一个擦一个，几乎抵到了房顶。然而对面墙上有我见过的最炫目的壁画。



制作如此精美的画竟处在这么一个偏远之地，真让人不可思议。画的主题是耶稣升天，耶稣由凡间升入天堂。估计这壁画出自15世纪早期，画面颜色的质地很好，保存得近乎完好无损，这都使得它举世无双。我激动得都要发抖，支上画架，把铅笔放好，然后开始画起来。

虽然专心致志地做自己的事，我还是注意到了布林坐立不安，不过这没什么稀奇的，我总不能指望它也和我分享发现如此精美壁画的喜悦吧。过了半个多钟头，它还是不能舒舒服服地呆着，我只好命令它躺下。它很不情愿地服从了命令。这一天接下来的时间里，它趴在低低的一架骨头下面，心神不定地看着我。

我感到在里面呆了还不到一小时，但是抬头一看，蜡烛都快烧没了。已经下午6点了。我开始收拾画架，布林跳起来，冲到内门前，急切地扒门。它是越来越不顾一切地要离开，悲切地叫着，用头撞门，直到我站到它旁边才停止。